

唯—正确的 时钟

しらみつぶしの時計



一七 曜文庫

法月纶太郎

NORIZUKI RINTARO



NLIC 2970701442



张剑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唯一正确的时钟

张剑译



NLIC 2970701442

“SHIRAMITSUBUSHI NO TOKEI” by Rintaro Norizuki
Copyright © Rintaro Norizuki,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49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一正确的时钟 / (日) 法月纶太郎著 ; 张剑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4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4894-0

I. ①唯… II. ①法…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7102号

唯一正确的时钟

作 者	[日]法月纶太郎
译 者	张 剑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12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4894-0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唯一正确的时钟

Contents

3 3 7	2 7 9	2 3 7	2 0 3	1 7 3	1 4 7	1 4 1	1 1 7	0 8 3	0 3 9	0 0 1
后记	Two of us	唯一正确的时钟	雇用幽灵的女人	四色问题	猫的巡礼	缅怀	失窃的信	业余技艺	双杀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雪隱詰】

- ① 將棋中把老将逼至棋盘的角落。
② 逼至无路可逃的境地。

「序」

「……要挑战密室主题，就得从不同角度发起进攻，否则就没有趣味了嘛。」

如今的编辑们呀，为何尽是些连推理小说基础知识都不懂的门外汉呢？推理名家新谷弘毅如是叹息。

临近厄运之年^①、近来突然变得爱唠叨的新谷如此叹息的原因，是《小说新星》编辑部的年轻职员桐原稔在咖啡店与他商谈时，无意中说出的的一句话。那个桐原竟然心平气和地——反正新谷是如此认为——承认对史丹利·艾林^②的《抉择时刻》一无所知！

新谷并非无端谈及《抉择时刻》，这跟二人那天商谈的内容有关。桐原的工作，是委托新谷为《小说新星》的“本格推理特辑”写稿，写一篇以“密室”为主题的五十页稿纸的短篇作品。如今已不是“密室”大行其道之时，难道就没有

① 日本民俗相信男子二十五岁和四十二岁、女子十九岁和三十三岁是“厄运之年”，容易遭受灾祸。

② Stanley Ellin (1916—1986)，美国的推理小说家。

智慧和才能找到一个更敏锐的主题吗？新谷有些扫兴，但一番思考之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个委托。最近的花销大幅超出预算，经济状况已容不得新谷选择喜好的工作，但撇下这些事情不谈，他其实一直秘藏着一个非常满意的密室构思，眼下正是发表的绝好时机。

“那个腹稿，莫非是史无前例、异想天开的密室诡计？”

“不。”

桐原眼神一变。只见新谷顶回他的话，用充满讽刺意味的口吻继续说道：“构思相当匮乏啊。从深信密室即诡计的成见上看，已是极度的千篇一律了。人们从一开始不就知道利用诡计就能制造密室吗？这又不是水户黄门^①的纹印，所以作家只好宣称打破预定和谐^②，提出一些标榜史无前例、异想天开的构想。我要与这种懒惰而拘泥形式的偏重诡计主义划清界限。要挑战密室主题，就得从不同角度发起进攻，否则就没有趣味了嘛。”

“所谓‘不同角度’是指？”

“怎么说呢，现在尚处于构思很模糊的阶段，很难向你具体解释——”新谷用力抱着胳膊，故作抑扬顿挫地说，“举个例子来说吧，史丹利·艾林不是写过一篇《抉择时刻》吗？

① 此处是指水户藩第二任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他因奖励儒学、招请中国明朝学者朱舜水设立彰考馆而深受世人敬畏，因此只要亮出纹印，日本国内之人都莫敢不从。

② 认为宇宙由无数个单纯的实体单子构成，且上帝早已在单子间奠定了和谐关系的哲学理论。

虽然作品只强调猜谜小说^①的一面，但其结尾和密室作品的套路截然相反，这不正是激烈的讽刺吗？怀着这种想法重读作品，只怕霍迪尼^②那魔术师障眼技法的演说亦会黯然失色，甚至克莱顿·劳森^③都会自叹弗如呢。”

这对以推理通自居的新谷来说，只当是在公布自己对盖棺论定的古典作品耳目一新的新解释。可是，桐原对此的反应竟是——

“那篇小说的内容是？”

“什么内容，你难道不知道吗？”

“小说我没读过，名字也没听过。”

新谷大吃一惊。没读过就算了（即便是自己，按照代表作、杰作的类别来讲，也有众多书目没读过），可若是连书名也没听说过的话，那么身为推理领域的编辑，也太缺乏知识了吧。然而，编辑本人对此茫然不觉。

“它可是与《是女人还是虎》^④齐名的猜谜小说杰作，是推理小说界首屈一指的短篇名家的代表作啊。你怎么会连艾林

① Riddle Story，指没有结局、有头无尾的推理小说。

② Harry Houdini（1874—1926），美国著名魔术师，现代魔术之父。

③ Clayton Rawson（1906—1971），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四大天王之一，同时兼具作家、编辑和魔术师的三重身份，著有《死亡飞出大礼帽》、《天花板上的足迹》等推理小说。

④ T.斯特克1882年发表的猜谜小说名作，大略如下：从前，一位热情奔放的任性公主爱上了一位身份低贱的美男子，盛怒的国王下令逮捕年轻人并将之关进一个圆形的斗牛场里，场内有两扇同样的门，其中一扇门里关着饥饿的猛虎，另一扇门里则关着一位美女。若打开猛虎的门就会被吃掉，若打开关美女的门则必须跟美女结婚。踌躇之际，青年抬头看了一眼国王身边的公主，只见公主正偷偷指着右侧的门，青年相信公主，便打开了那扇门……然而，他面前出现的到底是美女还是猛虎？

的短篇小说都没读过？”

见桐原依旧发呆，新谷语重心长地列举了艾林的名作。

《本店招牌菜》、《宴会之夜》、《从南方来的男人》、《布莱星顿计划》……他确信，这些作品全都在耳熟能详的范围内。

“《从南方来的男人》我知道。内容讲的是一个赌痴连续十次用打火机纵火的故事吧。我在大学英语课上读过。”

“嗯，是在大学英语课上读的啊。”

“没错，可我觉得那是罗尔德·达尔的短篇作品啊。”

新谷把即将发出口的声音咽了回去。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向后靠去，呷了一口桌上的咖啡。被一个连艾林的艾字都不知怎么写的毛头小子指出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他的内心正为如何搪塞过去而焦急。

“当然是达尔的作品了。我只是想测试一下你的知识水平。另外，《抉择时刻》也是关于打赌的故事啊。”

“那不是密室作品的讽刺性仿作吗？”

“不要这么急嘛。我会把故事梗概说给你听的，这样总比没有背景知识就阅读好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有模棱两可的地方请不要见怪啊。”

铺垫完这番话，新谷便开始简明扼要地讲起《抉择时刻》的故事梗概。故事的主人公休是个充满自信的男子，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能当机立断。他是人见人爱的名门之子，住在山丘上一所从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美丽宅邸中。然而有一天，一个人搬到了休的隔壁，像天敌般扰乱了休无拘无束的生活。

此人是引退的著名魔术师雷蒙德，归隐前是号称比脱身王霍迪尼更厉害的天才魔术师。（听到此处，桐原忍不住插口说道：“就像第一代引田天功^①那样的人物啊？”）

休无法与这位新邻居和睦相处，对其一举一动全都看不上眼。自打原魔术师着手改建新居时起，二人的对立便升至顶点。雷蒙德搬进的丹麦别墅，是和休的房子一脉相承的美丽建筑。在建筑上进行新的加工，无异于破坏这个休所深爱的世界。

休的妻子不忍看到丈夫和邻居的关系这么紧张，为了构建一个让两人和解的契机，她举办了一场包括亲朋好友在内的家庭宴会，并邀请雷蒙德参加。于是，雷蒙德过去曾完成的数场脱身表演便占据了话题的中心。当人们问及雷蒙德奇迹的秘密时，他回答说比起各种各样的诡计，操纵人类心理才是最大的秘诀。然后，当着众人的面，他连手都没有碰，就把本应上锁的门给打开了——

“这是哪种诡计呢？”

正当故事渐入佳境之际，桐原却打断了新谷的话。新谷板着脸睨视着听者，责备他说诡计并不重要，故事的重点还在后面。桐原像小龟般缩了缩脖子，急忙把手伸向桌上的咖啡，像是要掩饰自己的窘态似的喝了一口。虽然桐原在慌忙中拿起的是新谷喝了一半的咖啡，但新谷由于沉迷于继续讲故事，所以并未发现。

^① 第一代引田天功（1934—1979），本名疋田功，日本魔术师、催眠术师，有“脱身王”之称。

“休对魔术师敷衍众人的魔术报以嘲笑，称自己有一个绝好设施，可以试探其脱身术的真正价值，并将其领到宅邸的地下。那里有一间忏悔室，是休的祖先为惩戒仆人而设的，仿若一间凿空石壁建成的狭窄壁橱。厚重的木门若是紧闭，室内就会变得几乎毫不通风。如果这样持续两三小时，里面的人就会缺氧而死。门上既无门锁也无门闩，用手轻轻一推就可轻易将门打开。但里面的墙壁上装有铁制枷锁，只要被锁在上面，无论如何伸展胳膊，手都无法够到正面的门。真是既残忍又巧妙的拷问机关。休被对邻居的憎恶迷住心窍，提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赌局。”

“荒谬的赌局，是什么意思？”

“赌监禁在忏悔室内的雷蒙德能否在一小时内打开大门。如果打不开，他就要即刻离开丹麦别墅。相反，若是雷蒙德成功，休则放弃自己的宅邸。这是一场双方豁出自己的名誉和人生的认真较量。虽然雷蒙德一度以自己有心脏病为由推辞，但听到休大骂自己是胆小鬼后勃然大怒，便接受了这个性命攸关的挑战。赌局开始了，经过一段沉闷的时间后，一时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就在距离时限还有十五分钟时，大门的对面突然反复传出‘我要空气’的诉求声。见证人中的医生判断这是心脏病发作。就在医生想要前去帮助雷蒙德时，休抡起斧头制止了他——魔术师是在演戏，心脏病也是他瞎编骗人的，这是骗人从外面打开门的伎俩。可是，医生依旧坚持自己的主张，万一雷蒙德真的命悬一线，那么一秒

钟都耽误不得。医生还说，若不马上把门打开，他就要以谋杀罪起诉休。阴暗的地下室里，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第一次直面完全两难境地的休究竟会作何抉择呢？艾林决定只字不提，将故事悬吊空中。这真是一个充满了战栗与启示的高超结尾啊。”

新谷一时间沉浸在故事芳醇的余韵中，继而缓缓向桐原努了努下巴，道：“怎么样？号称对密室作品的讽刺性模仿之作的独到之处，你多少能明白些了吧？”

“您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什么也没明白啊。”

桐原疑惑不解地歪着脑袋。新谷扫兴不已。是自己解释得太差？还是听者的感觉有问题？在新谷内心的声音咬定是后者之后，桐原好像勉强强地理解了似的抬起头来，声音急切地问道：

“这么说，老师您的腹稿结尾肯定具有猜谜小说风格喽。密室解开与否按下不表，让读者自己想象。”

“那是误解。”

新谷断然否定。

“这种例子的作品以前就不稀奇，多半是些外表故弄玄虚，内部空洞不堪的作品。讽刺性模仿只是下下之类，只能体现出对读者的不诚实。我特意举出艾林的例子，并不是这个意思。站在紧闭的门前，应该打开还是不应该打开，深入研究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才是能够解开密室之谜的有效途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可是听您之前的话，那扇门既无门锁也无门闩，从外面就可以轻易打开，这样的话，恐怕那根本不是什么密室啊。”

新谷闻言一叹。这家伙的理解力真够差劲，亏他干的还是编辑。为了压制自己的懊恼，新谷把咖啡杯端到嘴边，却发现杯中空空如也……刚才明明还剩下一些的啊！

“桐原君，你是不是错把我的咖啡给喝了？”

“啊，是吗？真对不起，杯子太像了。”

“这里是咖啡店，杯子当然一样了。再鲁莽也要有个限度啊。”

“老师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这里还剩半杯，给您喝吧。”

“不用了。我再要一杯吧。”

新谷冷冷地回应桐原，环视店内，叫来一位熟识的女服务员。走过来的姑娘身穿一件时髦的红色工作服，装扮得犹如大正时期的咖啡店女服务员，胸前夹着店内姓名牌，上面写着“仲田”。后面的名字应该是真美子。新谷是这家店的常客，所以跟她很熟。她曾让新谷为她的书签名。因为自己当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对方的姓名，所以多少还留有一些记忆。

仲田真美子笑容僵硬地记下了添加咖啡的预订，便逃也似的匆忙离开座位。或许是心理作用，新谷觉得她今天的脸色比往常难看。这么说，从最初过来接受预订时，就觉得她的态度与往常不同，总是冷冰冰的——大概是身体不舒服吧。

新谷多心的同时，桐原带着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奇怪眼神，窃窃私语道：

“刚才那女人可能来了例假。那不是最沉重的日子吗？我

看上去虽然稀松平常，这方面的嗅觉却是灵敏得紧哦。”

什么叫“看上去虽然稀松平常”啊？不过是个半吊子编辑，连咖啡杯都分不清，却对这种事异常灵敏。新谷越发厌烦了，却又懒得和他一句句辩论，索性清清嗓子，把桐原的注意力拉回到工作上面。

“接着刚才的话题。拿艾林举例不太好，我再用易懂的方式解释下吧。所谓密室，一言蔽之，就是看似任何人都无法从杀人现场离开的状况，但其实就像刚才所说，是凶手利用某种诡计作了事后伪装。典型的案例就是打开门离开房间后，利用针线通过房门锁上内侧的锁。”

“这是最陈腐的诡计啊。”

“但这里最为关键的是，无论利用多么巧妙的诡计，房门一旦从里面锁上，就算制造密室的凶手本人也无法重返现场，因为房门从外面是无法打开的。凶手若想再次回到室内，就只能破坏房门，但这样一来，费力制造密室的辛劳就会付诸东流了。”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正因为是理所当然，所以就会变成盲点。继续说刚才的案例吧。凶手为了将谋杀伪装成自杀，利用针线这种老套的手法制造完密室后，从门缝抽回丝线，以图毁灭证据。但是，如果在进行回收工作的途中，丝线啪的一下断了，会怎样？”

“室内就会留下针线的残迹。那样一来，尸体被发现时，诡计就会立即穿帮。”

“对凶手来说，这样会招致致命的后果。他无论如何都必须收回室内的针线。若是被人看到就麻烦了，所以要赶紧采取措施，可是房门紧锁，从外面根本无法打开。这正是完美的窘境。呆立在紧闭门前的凶手——我认为作品如果从这种紧迫的场面开始倒叙，其必将出色地成为密室小说的崭新机杼。”

“啊。”

无论新谷讲得多么热情洋溢，桐原的反应依旧不温不火。

“我好像终于明白了，可利用针线将房门上锁的诡计并不怎么样啊。就没有更高明的办法吗？”

“从刚才起我不都说了好几遍吗，诡计只是细枝末节，并不重要！”

新谷扯着嗓子说，他回想起自己学生时代当家教，费劲巴力地给成绩很差的小学生讲解分数计算法的事。即便这样，他还是觉得没有被奇怪的定式思维所支配的小学生更好些。新谷深深叹了口气，喝了一口新送来的咖啡。（端来的人并非仲田真美子，而是另一个女服务员。）恢复精神后，他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屁股的坐姿。

“明白了吗？那样一来连诡计都没有了。从最开始就没有制造密室的计划。凶手没有做任何手脚，一下子就离开了犯罪现场。然后他发现落下了能让自己罪行败露的决定性证据，于是立即返回现场。可是，自己离开时并未锁上的门，在自己离开后没多久的功夫，却从内侧锁上了，想进也进不去了。”

“原来如此。这种情况真是相当的不可思议啊。”

“先说结论的话，就是凶手以为已经死去的被害人还没有完全丧命。被害人苏醒后，发现了凶手留下的证据。可是，如果这样置之不理，凶手发现自己失策后就会回来，将遗留物带走。于是，被害人拼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把唯一可以出入的房门锁上，这样凶手就进不来了。这也可以说是死亡信息的变形。如此一来，与刚才相同的窘境造成的不可能的状况，就会自然而然地以精彩绝伦的形式建立起来了。就算不用牵强附会的诡计，也能设计出惊险的密室，这不就是个很好的范本吗？”

可是，在新谷说完话之前，桐原就流露出十分沮丧的表情说：

“这是被害人自己上锁的类型啊。不过，这样一来不就和结局是身负致命伤的被害人靠自己的脚行走，把自己锁在别的房间后死去的内出血密室的诡计大同小异了吗？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些别出心裁的构想。离截稿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您今天可否再重新推敲一下呢？”

新谷惊讶得无言以对。诡计、诡计、诡计……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它呢？连推理小说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却还满腹意见。新谷感到肠胃里翻江倒海，他紧握拳头，牙关紧咬。

“您怎么了，老师？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桐原表情认真地问道。新谷一言不发，用力摇了摇头。其实，说新谷的肠胃里翻江倒海并不夸张。因为刚才他就突然开始觉得小腹疼痛，立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起初他